

## 【文化杂谈】

□王佐良

近日读《史记》和《尚书》，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发展让我激动和感慨。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它壮丽无比的首都、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人们在二千年里耗费无数金银和心血把它建成，而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数百年中，人们又花费数不清的人力物力把它从地下挖掘出来！还有古印度文明、古玛雅文明，它们的消失，或因天灾，或因人祸，或两者兼有，但它们消失了，留下古老的文字无人解读。历史上很多文明，在遭受外族入侵之后，很快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本原，或者本民族文化从此停滞不前，陷入僵死的状态，例如古埃及，在屡遭外族入侵之后，本民族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竟然几千年僵化不变。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所有的异教神庙，唯一能够识读象形文字的埃及僧侣被逐出寺院，象形文字从此成为无人认识的天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甲骨文出土之初，不也是无人认识吗？”要说甲骨文全都无人识读，那实在有点故弄玄虚。许慎的《说文解字》摆在那里，那里面清楚地注释了

比之下，世界上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却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数千年前在地中海沿岸灿烂一时的古埃

## 【若有所思】

□刘增人

1934年端午的前一天，萧红、萧军夫妇双双乘“大连丸”从日寇魔爪下“荆天棘地”的大连，回到犹如“祖国”一样的青岛。在友人舒群帮助下，住进了那座花岗岩的小楼，开始了他们奔波流离的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段宁静平和的创作历程。

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女作家，萧红从走上文坛之日起，就一直备受关注。先是“传记热”，现在又升级为“影视热”，而且大有一波胜过一波之势。

我一直认为，以影视的形态再现文学家与再现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完全是两种事业。文学作品可以多次改编，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就有多种电影或电视剧的版本，而且编导们一再改编的兴致，几乎从来不衰不减，但把文学家推上银幕或荧屏，却是一种颇不容易的事业。文学家用语言创造出的艺术世界，往往有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难以复制的生命特征，尤其是涉及到风格、境界、意象、韵味之类可意会难言传的境域。具象的电影、电视，往往把具有广阔想象空间的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具体化因而也有可能局限化，具象化因而也有可能拘泥化。电影《鲁迅传》几次胎死腹中，恐怕不仅仅是政治的或时代的原因。中国目前还没有造就出足以把鲁迅这样的文学家真实、丰满、多维地送上银幕或荧屏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缘由。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萧红之所以是萧红，首先在于她是一位具有不羁的才情的文学家。人们都知道，她的文学创作，曾得到两位文坛巨匠的首肯。先是鲁迅为其成名之作《生死场》作序，盛赞其“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

## 文明的传承

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曾几何时，衰落在历史的波涛之中。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它壮丽无比的首都、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人们在二千年里耗费无数金银和心血把它建成，而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数百年中，人们又花费数不清的人力物力把它从地下挖掘出来！还有古印度文明、古玛雅文明，它们的消失，或因天灾，或因人祸，或两者兼有，但它们消失了，留下古老的文字无人解读。历史上很多文明，在遭受外族入侵之后，很快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本原，或者本民族文化从此停滞不前，陷入僵死的状态，例如古埃及，在屡遭外族入侵之后，本民族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竟然几千年僵化不变。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所有的异教神庙，唯一能够识读象形文字的埃及僧侣被逐出寺院，象形文字从此成为无人认识的天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甲骨文出土之初，不也是无人认识吗？”要说甲骨文全都无人识读，那实在有点故弄玄虚。许慎的《说文解字》摆在那里，那里面清楚地注释了

“文”(甲骨文的象形、读音和释义，凭借它，人们至少可以解读很大一部分。就像当年人们初得石鼓，文人雅士大呼“不认识呀”，那也太过做作了吧？

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浩瀚容量，能够使异族的文化像消融的冰一样稀释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这似乎是一个谜。然而正是《史记》和《尚书》这样的古籍，帮助我们找到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无神论的世界观，是最具特色的。虽然我们在古书上经常看到“天地”、“鬼神”、“上帝”这样的词语，但其实，它们的本义是指自然，指人所不能驾驭的自然力，而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更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所信奉的、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有意志的神。中华先民对社会的起源和它的历史发展的认识是客观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古人认为阴阳交合而万物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机界的发生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古人初步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的过

程。孔子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他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礼记·礼运第九》)这是两千六百多年前古代圣贤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清晰的描述，难道可贵啊！孔子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他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这是西方直到有了近代考古学才会发生的事情。孔子是最早对社会进行考察的学者，比十九世纪摩尔根的考察早了两千多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旅行家西罗多德曾于公元前450年去埃及游历，回去后写成巨著《历史》第二卷，但与孔子为“道”(礼)而实地考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孔子的求真精神，令人钦佩。

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 楼还在，人去耶

石楼犹在，而斯人已去，我们无法起萧红于地下，不知她对宋佳版、汤唯版的“萧红”作何感想了一——“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萧红  
▼萧红、萧军在青岛的住所



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颖”(《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然后是茅盾对其巅峰之作《呼兰河传》的称誉：“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我感觉到，它确实是“叙事诗”，但叙事的线索，既不是时间的推演，也不是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而是作者以寂寞为主调的感情。它真的是“风俗画”，但不是工笔的细描，而是写意，是象征。对呼兰河城的种种风俗，萧红给以不乏幽默感的讽喻和讽刺，一重渲染便多一层寂寞。它绝对是“凄婉的歌谣”，是萧红的寂寞的情

怀、多彩的文笔把这一个一个、一组组各具独立性的“歌谣”串联成美的又是病态的抒情乐章。在《呼兰河传》中，无论是大泥坑的象征寓意，还是火烧云的幻美意境，无论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苦命运的书写，还是祖父的慈祥和我”的童稚的话语及视角，种种笔法、种种人物、种种风俗，都从抒情的需要出发，也都浓浓地浸透着萧红那爱美、爱生命、爱自由而终归寂寞的感情世界。这是少有的以风俗为主角的小小说，又是罕见的以抒情为中心的乡土文学。

在今日的银幕或荧屏上，萧红是一位擅长制造绯闻的专业户，还是屡遭抛弃、

命运多舛的风流怨妇，抑或是被好几位人五人六的男人趋之若鹜的“文艺女神”，我无从也不想得知，只是未免多余地担心这新的电影、电视剧里的萧红，与文学已经渐行渐远，乃至完全疏离。对于一位终生以书写寂寞为使命的作家，这种大红大紫究竟是福是祸，不才如我，无从破解。但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风气下，也许这种模式的萧红，更容易被形形色色的人群接纳，被广泛地引为知己，或者作为自己更高明、更幸福、更光彩照人、更活得更有滋味的佐证。某些不再愿意耗时费力捧读文学原著的读者，也就此给自己找到了更方便的托辞。

1934年7月16日之夜，鲁迅在沉痛忆念他的青年朋友韦素园时，写过一段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道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诩，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多年以前，我就听说鲁迅是块遭到一些人厌恶的“老石头”，现在，他的一些作品又逐渐从中学语文课本中被“搬”掉了。可能他真的该“退休”了，从某些人的内心世界、话语世界里。因此，我颇希望他的这些话完全是明日黄花，或者是无的放矢，甚至是危言耸听，因为当下的影视界确乎比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界进步多了。而且，只要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编导、有人愿意饰演、有人愿意观看，谁也无权干涉。只是石楼犹在，而斯人已去，我们无法起萧红于地下，不知她对宋佳版、汤唯版的“萧红”作何感想了一——“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在我国北方，5月上旬正是春末夏初、气候宜人时节，可此时的泰国却已进入了热季，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天上骄阳似火，地上热气蒸腾，连路旁的树木都热得耷拉着叶子，倦怠地打着瞌睡。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们来到泰国首都曼谷，观赏这里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家，95%的泰国人都信奉佛教。由于泰国处处可见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和富丽堂皇的寺院，因而又有“黄袍佛国”的美名。尽管城市的生活节奏已迈入现代行列，但这里的社会风情、生活习俗、建筑艺术等，都还保留着浓郁的佛教色彩，尤其是那遍布各地的佛塔、寺庙，既是泰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佛教文化的象征，泰国人莫不以此为荣，所以，我们刚下飞机，导游就带我们去参观泰国的标志性建筑——大王宫。

大王宫坐落在曼谷市中心，是曼谷王朝一世到八世的王宫，故又称“故宫”。它是历代保存最完美、最壮观、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宫殿，现仍为皇家举行加冕典礼和宫廷庆祝活动的地方。大王宫前面是

## 【域外走笔】

## “黄袍佛国”观佛记

□戴永夏

一个广场式的王家花园，花园中绿树婆娑，鲜花遍地，芳草如茵，把偌大的宫殿融入一个美丽、祥和的自然环境之中，更增加了它的诱人魅力。

大王宫由暹罗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群组成，绿顶红瓦，金塔高耸，在阳光下照射下绚丽多彩，一片金碧辉煌。大王宫内有四座宏伟的宫殿，各宫殿内雕梁画栋，陈设华丽，其中有许多壁画浮雕、古玩珍宝、龙床宝座、中国瓷器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艺术品。

走马观花地参观过各宫殿，导游又领我们参观坐落在大王宫院内的玉佛寺。

玉佛寺又称护国寺，是泰国的“镇国宝刹”，面积为大王宫的四分之一。寺内有玉佛殿、先王殿、佛骨塔、藏经阁、钟楼和金塔等建筑。这些建筑都以大理石为台阶，屋柱上雕有珍禽异兽，墙上镶有精美的花饰。玉佛殿是玉佛寺的主体建筑，大殿正中的神龛里，供奉着一尊高66厘米、用整块晶莹的翠玉雕成的玉佛。这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的“镇国之宝”，地位异常崇高。每年三季更替时节(泰国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季)，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由国王亲自动手，为玉佛沐浴、更衣。

除玉佛寺外，郑王庙、金佛寺、佛光寺等寺庙，也都各具特色，为来泰国旅游者的必到之地。还有更多规模不等的寺庙，遍布泰国各地。在5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有寺庙32500多座。单是曼谷，就有380多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雨”。当年佛事鼎盛的我国南朝，寺庙已多到惊人。但比起泰国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与佛教的普及和众多寺庙相适应，泰国的和尚也特别多。一个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僧侣就有30多万！走在曼谷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身披杏黄袈裟，光头跣足的和尚。他们脖子上挂着化缘钵，三五成群，沿街化缘。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尊敬。由于泰国的和尚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接受别人的膜拜，一般不用还礼。即使对国王，他们也是只受拜不还礼。老百姓路遇和尚，都要主动让路。在公共汽车上有一排座席，是专为僧人设的。

泰国人尊佛，还表现在他们的“出家”观念上。在泰国，出家当和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社会资历，每个男性公民一生中都必须当一次和尚，国王亦不例外。一般儿童七八岁就被送到寺庙出家，在那里读书、学经，过僧侣生活。也可以成年后出家。他们中多数人过上一段(少则三个月甚至一星期，多则几年)僧侣生活后再还俗，只有一部分人终生出家。出家的目的，年轻人是为父母积德，以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年长的则是为子女祈福，祈求子女成长富贵。

佛教在泰国的传播如此深入广泛，这也对泰国的社会和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农村，佛寺不仅是信徒的宗教活动场所，还是儿童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又是当地村民的活动中心。村中各种会议、公共活动等，一般都在寺院中举行。寺内的和尚既是知识的代表及道德的楷模，又是积累功德的对象及道德理想的倡导者，充当着精神导师和心理医生的角色。在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佛教不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维系每个家庭和社会团体的道德规范。它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人生志趣等方面，影响无处不在。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